

我有我天空 - 第 12 集 - 莊嬋鳳(肥貓) - 視障媽媽「畫」出彩虹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肥貓 莊嬋鳳(肥貓)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，William 今天請來的嘉賓挺特別的，在我第一次認識她他時候就是唱著海闊天空這首歌，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海闊天空有什麼特別呢？最特別之處在於她不是男士，而這位女士是在參加歌唱比賽時唱這首歌的。在我身邊有我的好朋友，肥貓。

肥貓：你好。

W：妳你的全名怎樣讀？

肥貓：莊嬋鳳。

W：這個名字也挺特別。想問一下妳，妳不像中國人。

肥貓：是啊，我是泰國華裔。

W：很小的時候移民香港？還是怎樣？

肥貓：不是移民，是偷渡。

W：偷渡？不是吧。不要跟我開玩笑啊肥貓。

肥貓：初時是來旅行的。

W：那時有多大？

肥貓：十八歲。來了就不捨得走，所以就留下了，後來又不小心嫁了人。

W：十八歲來玩是跟爸爸媽媽？

肥貓：不是，是跟阿姨。

W：迷戀香港什麼呢？香港有什麼好啊？

肥貓：有什麼好？有很多高樓大廈，一到晚上望上天空就好像蜜蜂一樣，有燈光，很有趣。

W：當時爸爸媽媽不在，你不害怕嗎？

肥貓：不害怕。

W：你留在香港多久？

肥貓：最先留了兩、三個月左右，接著就嫁人了。

W：你留兩、三個月的時候，住在哪裡？

肥貓：朋友的家。

W：香港有朋友的？

肥貓：有啊。

W：是泰國人？還是什麼？

肥貓：香港人。

W：之後認識了男朋友？

肥貓：是。

W：還結婚了？

肥貓：是。

W：結婚當時有沒有什麼盼望？

肥貓：沒有啊。

W：組織一個家生兒育女。

肥貓：當時想結婚是長大了，沒有人管，自己顧自己。

W：結婚後是否便有香港身份證？

肥貓：沒有。

W：怎麼辦？

肥貓：要等待。

W：等七年？

肥貓：其實不是等七年。我記得結婚的時候，因為我是過期居留，護照過期了失效，嫁了那個人初時以為要在泰國那邊結婚了才可以過來，但我不願回去，一直等，等了很久，後來被人拘捕了。

W：不用坐牢？

肥貓：一天，去了灣仔坐了一天。幸好有證明說我跟他是結婚了，有東西證明，便可以跟我去登記註冊，才去拿身份證。

W：註冊的時候有沒有人陪你們？

肥貓：找大家的朋友。

W：他自己也有朋友。你哪邊呢？

肥貓：沒有啊。

W：只有你一個？

肥貓：找他的朋友當我朋友。

W：結婚後有沒有生小朋友？

肥貓：有啊。

W：生了幾多個？

肥貓：三個男孩。

W：三個男孩？

肥貓：嗯。

W：嘩！應該挺開心。

肥貓：挺開心的。

W：當時你的身體狀況怎樣？

肥貓：一開始很好，沒什麼問題。

W：正常如常人可以走動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直到生第一個小朋友有沒有事？

肥貓：生第一個小朋友時候眼睛差了，出現問題。

W：差的意思是怎樣？

肥貓：突然在夜晚看不到，矇矓的。生了第一個小朋友後範圍收窄了。

W：視野範圍？

肥貓：視野收窄了。

W：你是遺傳？還是什麼？家人有沒有這樣？

肥貓：不太清楚有沒有家人有病，因為我也是人家拾回來的。

W：明白。第二個。

肥貓：再生第二個就再差了。

W：差成怎麼樣？當時晚上是否完全看不見？

肥貓：夜晚是黑漆漆的，亂碰亂撞。

W：當時有沒有看醫生？

肥貓：當時沒有看醫生，因為不太認識人，所以沒有理會它。有一天在屯門出外時，跌倒在……

W：地盤的洞？

肥貓：「砰」一聲跌下去，便去看醫生，之後都是沒有理會它。有一天帶小朋友上學，家長見到我雙眼通紅，「是否有眼病、害怕有什麼事發生了。」接著幫我致電救護車到醫院，看完醫生便立即把我轉到眼科。

W：說你是什麼事？

肥貓：「你雙眼不能醫的了」，我問「什麼事？」醫生說「視網膜色素病變」。我問是什麼來的，挺搞笑，就是這樣。準時覆診，但暫時不能醫。

W：就是退化病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現在的視力狀況是如何？

肥貓：現在餘下中間看到些少，見到光和影。

W：日常生活要否用盲人杖？

肥貓：有。

W：都會用的？

肥貓：會用。

W：說回照顧小朋友，晚上看的視力這麼差，照顧上會否很困難？

肥貓：習慣了。開始時都有困難，有時找東西都會碰跌東西或者撞到桌子，現在習慣了就不理會了。

W：但是小朋友當時知不知道妳的視力是這樣的？

肥貓：知道。後來他們看到媽媽常常撞牆、碰壁，問「什麼事？」我都會跟他們說「一起去看醫生」，帶他們一起去驗眼，看看有沒有事。

W：結果有沒有事？

肥貓：幸好他們三個暫時也沒有事。

W：到你知道了有眼病，妳有沒有去找醫生醫治？或者找東西去幫助你呢？

肥貓：有，看眼科。

W：即是西醫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醫生就是說沒辦法，妳怎樣面對？

肥貓：心想看不到就看不到，沒什麼的，麻木也讓它下去。

W：我想說回你上次掉下地盤的洞，當時害怕嗎？

肥貓：跌下去當時不是害怕痛，是害怕摔倒了照顧不到他們。

W：當時弄傷了腳的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有流血？

肥貓：有啊。

W：你試過因為視力而導致意外，知道了有眼病，你反而覺得沒問題？

肥貓：不害怕。

W：是什麼令你有這樣的信心？

肥貓：信心？看不到就讓它看不到，但是希望不要太快，等待兒子長大了全部懂照顧自己才盲也沒問題，我已看到很多東西。

W：當時他們大概有多大？

肥貓：那時他們上幼稚園。

W：只是幾歲。

肥貓：是啊。一個高班、一個中班。

W：即是你一個要照顧三個小朋友，還要面對自己雙眼的問題。接著，小朋友慢慢長大，你當時有沒有找一些途徑幫助你雙眼？比如是學點字、拿拐杖。

肥貓：沒有。去到第三個兒子開始中一那時，我才去盲人輔導會學習。

W：即是十年後，有沒有？

肥貓：應該有。

W：是什麼原因突然認識這機構？

肥貓：看眼科的時候有人介紹過，我沒理會。後來在屯門認識了一班會員。

W：都是視障人士？

肥貓：是啊。認識到他們便跟他們做朋友，介紹我入路德會。我白天的時候還可以看到，便幫忙帶他們一起出外玩。

W：即是你當時是做義工的？

肥貓：嗯。幫忙帶他們一起出外玩，但這樣不是辦法，雙眼遲早會差，不如去盲人輔導會學東西，接著便隨便排了一年進去。

W：你口裡說隨便，但你不覺得拿著支盲人杖很難看？

肥貓：不會。我未入盲人輔導會的時候也很喜歡拿這支東西四處去，他們常常問我為何你那麼喜歡拿這支東西四圍去？我說「沒有啊。遲些會看不到，所以先習慣一下。」他們很喜歡取笑我。

W：是啊。

肥貓：還未看不見就拿著這支東西出外。

W：以我自己來說，我也有一段時間是完全接受不了這支拐杖的，好像被人標籤了「盲佬」，好像不太好。

肥貓：但是我很喜歡告訴人我雙眼有問題，我不是說給人聽要人家可憐我，而是我雙眼有病我……

W：有不方便。

肥貓：有些不方便，如果我撞到你或是什麼，希望你們不要介意。

W：妳第一次拿杖的時候，小朋友看到嗎？

肥貓：知道。

W：怎樣？

肥貓：沒有什麼。媽媽拿著它出外安全點不用撞，我三個兒子也是這樣，因為他們見慣了很多視障的，我認識的全是失明、弱視，所以沒有什麼特別。

W：課程學了多久？

肥貓：在盲人輔導會學了九個月。

W：有什麼學的？

肥貓：學拿杖走路、學煮飯、抹窗……很多。

W：煮飯有什麼學？



肥貓：煮飯其實不是學煮菜式，是給你方法開煤氣爐不會被燙傷、怎樣放鑊子不會斜了。

W：說多些少，比如我想炒一碟菜，你那些是明火煮食還是無火煮食？

肥貓：是用煤氣爐。

W：即是有火那隻。

肥貓：是有火那隻。

W：比如有一碟菜在這裡想炒菜，怎樣做？

肥貓：先拿起鑊子放下去，摸一下它是否放正穩固了，才開啟爐，開啟後調為中火，倒油是不會倒的，用匙羹先倒好，才慢慢在鑊旁流下去。你便要聽聲、聞味，聞到味後便慢慢把你洗好的菜輕輕瀉下去，慢慢煮。

W：怎樣知道何時吃得？

肥貓：都是靠聞的。

W：安全煮食，煮到的？

肥貓：煮到的。

W：家中都是你煮飯給小朋友吃？

肥貓：真不好意思，很久沒煮飯。

W：有機會煮一頓，讓我上來你家吃一頓也好。

肥貓：找一天吧。

W：你最擅長煮什麼？

肥貓：以前我喜歡導師教的煎龍脷柳。

W：魚。

肥貓：是啊。很美味！

W：用什麼煎汁呢？

肥貓：我沒有落汁的。

W：只是煎了就這樣吃。

肥貓：是啊。很美味！

W：什麼醃料也不用落？

肥貓：要的。豉油、豆粉混在一起，弄乾魚柳。

W：鋪上面？

肥貓：鋪開粉慢慢煎、落少許油，挺好吃！

W：我就要兩塊。

肥貓：好啊。沒問題！

W：除了煮食，你說你開始拿著拐杖周圍去。

肥貓：未上學已經拿拐杖。

W：有什麼消閑玩意嗎？要工作嗎？

肥貓：不用。

W：一天怎麼過？

肥貓：初時他就有給錢。

W：「他」是誰？

肥貓：他們的爸爸，每個月都會給錢，後來可能忙就忘記了沒有了這件事。

W：忙就忘記了。其實你跟他的關係是怎樣？

肥貓：很久沒見。

W：分開了。

肥貓：很久。兒子三歲分開了到現在都沒有見。

W：你說的兒子是？

肥貓：最小的一個，所以他常常問我爸爸是什麼人，是什麼物體。我心想說得不斯文「我也死了老豆。」我生來也沒有見過他。後來他可能忙就沒有錢給我們，我又不懂去工作、又要照顧他們三個，隔壁家的太太很好，帶我去申請綜援。

W：綜援。其實你身邊也有很多家長幫助到你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他們長大了，你自己日常有什麼做？

肥貓：沒有，在家裡消磨一下，看電視、整東西給他們吃，就是這樣過。

W：讀了復康班，認識了失明人，在失明人的圈子裡喜歡玩什麼呢？

肥貓：說出來便行了。吸煙、飲酒、說粗口，就這樣。開始放任，因為他們已經大了，我便想輪到我了。我玩了。認識一班好好朋友。

W：都是正常的人，沒什麼特別的。

肥貓：吃喝玩樂。我便想你們大了，我也要開心一下，認識一班吃喝玩樂的，知道雙眼越來越差，便玩下去玩到盲了才不玩，就是這樣消磨一下。

W：肥媽，有什麼令到你改變呢？

肥貓：有一晚喝到天昏地暗，喝到真的被警察打。

W：不是吧。

肥貓：我們在深水埗玩，那夜可能是太興奮了。

W：一個盲人被警察打，不是吧？

肥貓：嗯。我們三個人坐著喝酒，可能是聊得太興奮。

W：在路邊？

肥貓：不是。

W：酒吧？

肥貓：餐廳。說話可能大聲，便有人走過說可否說小聲一點？好啊！我們便說小聲了。

W：哪些是閒人或是服務員？

肥貓：服務員。我們繼續聊天，第二次走過，我們說不好意思，又再小聲。第三次不會跟我們說什麼，老闆走過來拍桌子，指著我們拍桌說粗言穢語。

W：XYZ。

肥貓：是啊。我便望著他說了一句「要不要這樣呀，我只是出來玩，我出來玩是求開心的。」跟他說這類話，他便行開了。

W：是。

肥貓：不用三秒鐘，不知道走來了什麼人。指著我們「是不是你們？」「下？」我還未說下一句我整個人已經倒在地上，還有兩個朋友。

W：是男人來的？

肥貓：一男一女。我和我朋友兩個女，另外一個男的，我就倒在地上被人壓著，更嘈吵了。便問他，「你是警察？」不斷罵著！我們三人不斷掙扎、不斷說，後來才知道警察原來不知我們是視障會員，到後來知道了就立即把我

們放了，接著便收隊走了。大老闆走了，另外一個老闆走來了，「哎呀大件事了，原來第二個老闆這樣對我們。」大的老闆向我們道歉，給我們一杯酒，叫伙記跟我們道歉。接著我不接受，他說不好啦，不要忤憎、又再給我們多杯飲品，要我們不投訴他。

W：是。妳也挺「大情大性」。

肥貓：接著他說這餐我請妳們。

W：是。

肥貓：我們便拍桌子「不用你請！我出來玩是求開心的，為何要這樣？」我把錢放下，臨走時說我以後也不會再到這間店舖，

W：明白。

肥貓：我幾年也沒有去過，路過的也不會望。

W：為何我說妳大情大性呢？聽眾的朋友會覺得肥貓妳好像很串。

肥貓：少許喇。

W：人們向妳道歉妳不理會別人。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剛才的過程？有些警察叔叔知道妳你失明，立即便收隊。他們不是可憐妳，可能知道這是失明人溝通的方式，看不到東西的靠什麼溝通？聲音。

肥貓：聲音。

W：所以比如我們一大群失明朋友上茶樓的話，那桌子是特別嘈吵的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因為我要把信息告訴你，我們不能用眼神交流，搖頭、舉手，所以是一定嘈吵些的。

肥貓：嗯。

W：真的，所以當天的老闆是不了解，而導致這事情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過了那夜，有什麼導致你現在好像有點不同？

肥貓：被中心的職員知道，還教我們投訴他。店舖內有閉路電視。

W：閉路電視。

肥貓：閉路電視，可以拿張影碟。初時我有點想的，但坐下來再想了若果被他知道是我投訴他，我們三個人仍可以出街？不是什麼。

W：即是出街。

肥貓：因為我們三個都是視障。

W：是。

肥貓：被他知道的話分分鐘會找人毆打我們，不好意思較為粗糙。

W：毆打可以說的。

肥貓：沒所謂。除非我今天投訴了他以後，不會再在深水埗出現。那才會投訴他，是嗎？

W：我想大家不知道，深水埗是我們失明人常常出入的地方，因為有幾間盲人中心在那裡。

肥貓：是。我便說分分鐘找人毆打我們，我們又看不到他是誰，會很不化算。於是便算了，當是一個教訓，或是我們真的說得很大聲、很嘈吵，唯有這樣想。不過仍是不服氣的，但也沒有辦法。

W：是。之後好像有位朋友跟妳傾訴過肺腑之言。

肥貓：其實是中心裡的社工，不停在每個星期有兩、三天和我聊天，「不要這樣吧，喝酒是為了什麼？」

W：傷身。

肥貓：傷身。跟我說足一年，後來喝少了一點；不是不喝，是喝少了。偶遇另一位視障會員，他跟我同組，因為我們是探訪小組。

W：你加入了探訪小組？探訪什麼？

肥貓：新失明、未入學那些。

W：即是排隊那些。

肥貓：是啊。他說不如我們入另外的一個會。我說又入會？這麼多會？有什麼活動？跑步。

W：他說是健身室裡那些？

肥貓：不是，他說阿鳳不如馬拉松。

W：在街上跑那些？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你們看不到怎樣跑？

肥貓：接著我的反應好像你：「不是吧？在說笑嗎？」他說「是真的」。於是約了一天，一起到石硤尾公園，見到了一群人，五、六個，黑漆漆不知在幹什麼。上到去看到教練站著，跑步？我本身沒想過跑步，只是到那裡看看而已，還很有型般背著背包、穿了牛仔褲。

W：怎樣跑？

肥貓：我只是上去聽東西，誰知說「一起跑」。跑步？不要玩吧，在說笑？

W：說笑？

肥貓：怎樣跑？有義工，義工手拖著手跑步，但是不認識的，手拖手的時候我有些尷尬。

W：是。

肥貓：穿牛仔褲跑步很辛苦的。教練說沒問題的，便手拖著手跑，第一天被他捉了跑斜路，跑到很辛苦；心裡便想「這是路嗎？你是瘋的嗎？沒事吧？」

W：那時是一個星期一次？

肥貓：好像是一個星期兩晚。

W：很辛苦？

肥貓：是！跑完下山的時候心想真的有病，不知道搞什麼，又好奇。後來也入了會，一星期有兩個晚上去了跑步，初初的半個月是很辛苦，因為肥胖。

W：你有多重？介不介意跟我們透過一下？

肥貓：一百七十五磅。

W：一百七十多磅？真的挺厲害。

肥貓：很肥，後來沒有做過運動，便去跑步，跑完後回家腰酸骨痛，尤其是膝蓋。初時打算上去是發洩而已，但是不開心怎麼要用跑步來發洩，這樣想。原來不是，後來上癮了，沒有去跑便會掛心，真的！不知道為什麼，跑的時候問自己這麼辛苦為了什麼。

W：是。

肥貓：一直跑一直說。

W：你有沒有參加比賽？

肥貓：第一次是十月一日國慶，教練說我練得不錯，讓我玩一下。我說好啊！以為十公里很少事，第一次去跑，跑到幾乎要說粗口。跑、跑、跑到水塘，很辛苦，「教練好心讓我行可以嗎？」他說「不能。妳一定要跑。」「為何不可以？我不跑。」我說。他扯著我，我差不多要「問候」他家人，在對面看到另一位 Sir，跟我說「阿鳳，妳加油啊！妳跑完十公里，一會兒請妳喝兩支啤酒，請吃一口煙。」我望著他說「我不要啤酒，煙也不要，求求你現在讓我走吧。」他說讓我行，但我的領隊不容許，「不可以，一定要把它全跑完。」接著我跪地，蹲下來，兩個扯著我，我大字形的躺下來，



後面有些職員走過來看看以為我發生什麼事「有沒有事？要不要召喚救護車？」「不用理會她，她在鬧脾氣。她能夠跑的，鼓勵我，拉我起來，「妳跑到的，還有四公里左右，慢慢起身跟我完成它吧。」

W：盡力而為。

肥貓：嗯。我便起身，若果我不跑我一定痛苦的。

W：我知道除了跑步，妳還很喜歡唱歌的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那次我幫助失明人士舉辦過唱歌比賽做司儀，看完那人報名表，覺得很奇怪。為何會有女士唱海闊天空呢？當時為何會選這首歌？

肥貓：超喜歡。當時不太了解歌詞說什麼，但聽起來時很舒服，很喜歡。

W：你的意思是你不太懂中文？

肥貓：是啊。初時不明白內容說什麼，只是知道唱完的感覺很舒服。

W：那次得到獎嗎？

肥貓：入到圍，可以再唱，但是拿不到獎，因為我唱得不太好，咬字咬得不正。

W：不緊要的，我覺得始終是可以讓自己參與。最後問一下你，將來有什麼夢想？

肥貓：剛才你也問過我，我想不到。不過我想中六合彩。

W：中六合彩？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中了之後會做什麼？

肥貓：吃、喝。

W：還吃、喝？現在你有多重？

肥貓：現在餘下一百五十七磅。

W：跑步真的有效。

肥貓：可以。

W：現在仍有跑的？

肥貓：有。

W：遲些會否再參加比賽？

肥貓：會啊。十一月有一個聯合國。

W：聯合國，在香港跑的？

肥貓：是啊。接著十二月份要去台灣。

W：今次跑多長？

肥貓：十一月二十七日就是跑半馬；十二月去台灣那裡就是跑九公里。出年的渣打馬拉松就跑半馬。

W：出年的事而已，還可以請妳吃東西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妳要繼續努力！總結：若以後有人好像妳在跑走著人生很艱苦的路，跑到上次的六公里時想放棄，妳有什麼說話想跟他說？

肥貓：有什麼說話跟誰？

W：聽眾說。是不是躺下來就行？

肥貓：當然不是，千萬不要放棄，就算遇到有什麼困難、什麼不開心事也好，一定要去面對，而不是躺下來就沒事，躺下來也會有事的。所以你一定要面對困難。就算解決不到也好，但是都會有人在你身邊支持你，說給你聽怎

樣做，只是看你願意不願意去做。

W：很清楚！願意、不願意，相信肥貓有一天會選擇願意。

肥貓：是啊。

W：希望大家日後都有機會好像肥貓這樣，先嘗試。沒人知道結果是怎樣，對嗎？

肥貓：是。

W：試了便由一百七十幾減到一百五十幾。預祝妳長跑成功！亦祝妳的生活海闊天空。

肥貓：多謝。

W：再見。

肥貓：再見。